

集部

文毅集卷十

明 解縉 撰

記

尊仁堂記

建陽有隱君子王君祐字彦真所居為堂列其世譜以時會其族人而名之曰尊仁示欲尊所從出以仁其族也且奉其譜來京師求余記余受而讀之知其出故閩

王審知與五代史記諸書合曰嗟乎古今天下富貴利禄或有可以勢力之能為而求者惟子孫之盛與其民思之沒世而不能忘則非勢力之能為也余嘗南至嶺表見俗所謂白馬廟者歲時歌舞享獻不絶葢閩王云史稱王與其兄潮起固陵入福州多惠愛嘗乘白馬軍中因以為號至今望廟中白馬儀衛若其平生時小夫稚子皆喜悦之此豈勢力之能為哉余固知其必有後也今觀彦真譜稱審知其先出自周靈王太子晉十八世孫武成侯離之子

先避秦亂居瑯琊審知以故在唐進封瑯琊後改閩王審知沒後諸子延翰延鈞延義繼王及延政遭李景之禍族遷金陵延政有少子富沙王繼修所生母抱之匿民間皆曰吾君之子也相與共覆護之得免因家建陽其孫宜保擢進士第因名所居之里曰唐科累官知易州沒謚文安諤宗初典禁兵建節鎮江入拜右羽林將軍兼御史大夫進封瑯琊侯謚忠獻歸塟於邑之南林次子銘夙以孝聞廬墓而終其後為南林族曾孫雲壽舉進士為御史生三

男長潛御世家湖南為潭州族其季孝子美世家唐科隱德弗仕自號菊陂道人宋淳祐間朱晦翁為扁所居曰君子堂五世孫仲孫有行義稱於鄉以園池花竹自娱喜延名士大夫而尤愛其族人則彦真之尊君也彦真名堂之意固本其尊君之意而其先自閩王之能施仁於建州也是以有後之不絶如此若徒傳其先王之尊而安食其前之所積吾恐非所以尊先王也誇譽而稱美奔競於名利飾文章為膏馥求富貴而光華皆非所以尊祖之

道俟其有饑者而食之寒者而衣之有窮困而後扶持之有放僻而後教訓之皆非所以仁其族之道也諄切於告誡之辭純粹其敬愛之實先寒而使之得衣先饑而使之得食凡事先戒而預防之不以俄頃忘其先王也始於名堂之義殆庶幾焉不然但揭譜圖叙先德假文章為稱譽計貧富為親疏貴賤為榮辱者其於名實為何如也凡登斯堂者或將有取於余言先閩王所以後嗣不絶而廟食無窮者夫豈一時勢力之能為哉

愛敬堂記

子游聖門高弟也然余嘗疑其節文委曲於心或有所略蓋其言曰喪致乎哀而止又與同志講難大學之道自洒掃應對一切皆易之疑其簡易多大畧也故其問孝於夫子而夫子告之曰能養不敬何以别乎言今之孝不如古所以微示子游而未嘗顯斥其過也善乎先儒之言曰直恐其愛踰於敬使知考其心術之微或有偏勝之過則與世俗無幾矣故事親如事天而必主於

愛敬愛而不敬者常有之未有敬而不愛也予嘗聞給事中金幼孜為言新淦蔣山高氏系出歸仙今宗舜宗益兄弟二人讀書能孝作堂以奉親名之曰愛敬益習於禮而篤於敬惟恐其或流於世俗之責也其亦嘗味乎孔子告子游之語歟不然何以揭之扁而又告其友而請之歟必其婉容愉色盎乎問安羞饋之節和氣順承乖戾不生宗舜兄弟之養而能敬又必其母慈之愛而善教懿行之誠豈無本歟尚日勉焉而不渝其家慶

未可得而擬量也

誠心堂記

成湯一言雨數千里宋景公一言熒惑退舍韓愈一言而開衡山之雲天人之相懸絶如彼而感通若此何哉惟其心之誠而已苟為不誠言與心違行與思異雖勞心焦思作偽揜之亦將日著其拙矣況望其感通於天地哉邑人劉道成以誠心顔其堂其亦有見於斯與今夫萬斛之舟制於數尺之柂人之一身制於一心行於

州里行於蠻貊邇之事親遠之事君誠為之主安往而不感哉舟行而不制於柂卒然而遇風波且不得為全舟矣孰可無主於內哉為之銘曰

人之大體曰惟心耳動以言宣行由義起方寸之間萬物攸干惟誠與偽善惡之關登斯堂者思誠其意尚慎勉旃慎終如始

後樂堂記

聖天子尊臨大寶紀元永樂臣縉當筆署詔奉天殿聖

天子若曰永與民同樂此朕志也其以署詔紀年大哉
聖言身修思永樂以天下二帝三王之盛心也斯世斯
民萬世一時之遇也昔者二帝三王以是存心其臣皐
陶稷契伊傅周召同心協濟下至喬夫阪尹皆同此心
至於海隅蒼生庶類凡有心者雍熙泰和上下一體何
其盛哉亦感應然也今聖天子作於上寧無翕然應於
下者乎北京刑部尚書黄公山東昌邑人洪武甲子舉
於鄉入胄監事高皇帝歴官至工部侍郎聖天子首擢

調今官永樂四年師征安南受命先次廣西鎮調饋餉
給之絶明年安南平總治交趾任按察司又明年盜起
海上復遣師征兵民事劇叛服情變撫摩帖抑應對周
旋於以體聖天子之盛心平定安輯之俾同其樂無異
於圻甸之中輦轂之下也是以竭其心思勞其耳目晝
言而極論早作而夜思揣摩盜賊之情而惟恐一事失
其機度量任使之器而惟恐一士失其宜身體黎庶之
間而恐一物失其所此其心無時而不憂也迺以後樂

名其所居之堂而謂余記之且曰余有慕乎范公文正公之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嗟乎文正公之以使相出鎮立功西陲而仁宗未究其用故上視周召有所未逮今聖天子所以任公者過於仁宗遠矣而公豈惟慕於文正者乎雖然其言即周召之意也其心即周召之心也公慕之宜也今茲南交尋復綏靖公歸朝廷雍容廟堂聽都俞之聲睹干羽之舞公之樂也以卿相之榮有庭闈之慶里門下車命服稱壽亦公

之樂也夫是之謂後樂也若夫世俗之所嗜好而矜誇者豈公之所樂哉然則所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而庶幾聖賢之樂者歟是將以名其家居之堂也豈不可以垂示其子孫哉公今所寓廨舍也亦將大書揭其間俾後之人知其樂之所自而詠歌聖天子永樂之治於千萬年

東皐草堂記

草微物也春而生夏而長秋而霜降則槁而偃貧者無

以貨陶瓦則取以茨其舍故謂之窮簷蔀屋亦有隱君子者輕富貴而甘窮約則又居之以為高余吉有鄉曰文昌多聞人溪山之所縈鬱草木之所暢茂友人劉子植與其弟九江司訓子素居之自其先吾不知其幾世矣世有顯德如子植正所謂隱君子焉為人謙退不慕榮利歉然常若有不逮者所居有東皐之勝因作室焉吾未之見也訊之則曰與所居相邇廣不數步高不數尺因山之竹樹以棟宇因其草以茨之山光雲影風雨

晦冥吞吐之間幽閒不可具狀於是歌於是息於是游焉淒風苦雨聽於其下有瀟瀟颯颯之聲虹銷雨霽觀於其外有氤氲之氣嚴霜凍雪逕簷而嬉有鏦錚之響無丹雘之施采椽之飾中邊左右無一足以動人心目者至其清風徐來明月方皎萬籟俱寂足以忘塵勞融心神觀大鈞亦草屋之一奇勝也余聞而高之為之言曰君不聞程先生嘗受學於周茂叔茂叔窻前草不除每令尋仲尼顏子所樂何事葢引而不發也寥寥窮壤

閒誰寔從事於此莫非利禄之有以動其心而易其志也子植兄弟可以語道者抑以為孔顔之樂誠在簞瓢陋巷之間乎亦隨寓而安不係於是乎若必從事於是旦旦而念之曰今日之簞食安知他日之不千鍾今日之草屋安知他日之不渠門桓圭衮裳視草屋為何榮廣土衆民視草屋為何安是固已動其心而易其志也夫孔顔自有樂豈必專樂窮居哉亦不遇於時耳方今大明麗天物物皆然出也處也隨遇而安可也

崇節堂記

忠孝人之大節也能無愧於斯二者使後世有述焉其人蓋亦有數耳然人孰無忠孝之心哉或衰於妻子或廹於利害見善而不能遷聞義而不能勇是以鮮能無愧也苟能鋭然立志不以私勝不以利昏聞義而勇為見善如不及雖死生患難之際凛然而不變何古人之不可及哉蓋是二者本人心之所固有昔在宋季丞相江公萬里自少以孝友聞及為吉州守創鷺院祠周程

二夫子與郡之人士講求忠孝大節風俗翕然興起後入居鼎鉉扼於權臣懸車告老不忘朝廷襄樊之圍六年而上不知迺為書數千言極道其事黜居鄱陽城陷之日從容就義此其忠孝皆無愧者後世述之而吉之人士咸景慕焉其流風餘韻猶在也江氏思遠以崇節名其堂蓋景慕之尤深者夫大節不可奪祇以言忠然未有忠而不本於孝則完節必忠孝兩全也思遠上承丞相之節既以忠孝自勉抑將遺其子孫且并為鄉之

人勸登斯堂者能無感歟

友恭堂記

詩云兄弟既翕和樂且耽而夫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至哉孝子之情見於兄弟昭昭也舜忘謀蓋之讐而但知富貴其弟斯弟也瞽瞍之所愛也泰伯文身而不用讓季歷以為君季歷者太王之所賢也申生不詳驪姬之譖而辭或者之言曰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寧死而不忍傷其父之心如姜肱不忍於其弟王覽不忍於其

兄皆本於愛親一念之誠推之耳季安英偉人也嘗搆堂以居未幾捐館長子原基綜其家原達弱冠原德尚幼相與升堂而念親之不可見也曰吾父之作斯堂固以驩聚余兄弟而豈料其遽止于是吾兄弟可以一毫利不利生嫌隙哉死而有知不孝孰大焉由是相愛益篤為弟者愉愉而敬其兄未嘗有違其兄為兄者怡怡而愛其弟未嘗計其弟之宜恭此其能久而益篤將白首無變也矣若夫兄而視弟之恭而為友弟而視兄之

友以為恭交相責望兄施之鈌而弟報之兩弟與之尺而兄與之分一飲食衣服芥蔕於其意一語言進退計較論量其間瑣瑣焉屑屑焉視人之交易鄙夫之計與稱貸引度沾沾焉其至參商也可坐而待此豈得為友恭也哉原達兄弟相視如常而人爭譽之曰友恭且以名其堂非其意也强而後從予遂從而記之

積善堂記

仲尼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以釋坤之初文履霜堅氷

至意也葢事必從微而至著君子當務其微必自幾而至成君子當守其幾必自始以至終君子當保其始故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釋噬嗑之終文互相發明示人以善之當積也夫自一念之善一事之善以至百千萬事之善自一日之善一時之善以至百千萬年之善自一人之善至於一家之善一國天下之善為百千萬年後世之善善之所積慶之所餘也一念之善有一念之慶萬念之善有萬

念之慶百千萬年之善有百千萬年之慶必其善有餘
然後慶有餘未有善無餘而慶有餘也亦未有善有餘
而慶無餘也善外無慶慶外無善君子但覩其善之積
而不期其慶之餘他人但見其慶之著而不覩其善之
微則夫積善者豈非君子傳心之要歟鄱陽大舟許氏
宗由其先來自樂平之銘口盛宗也遂以積善名其堂
而遺其令子正印來求記其有味於仲尼之訓也其得
傳心之妙也危微精一所以積也四端萬行所謂善也

凡壽考康寧富貴福澤之來皆所不求而自至視以慶餘名堂者有間其知本矣其自銘曰之宗所積盛矣而大舟之積又可見矣其父祖以上不待言其父子子孫之積容有間乎雖然其請記也非欲有增益於此乎聞曹武惠王方冬不忍移其瓦甓慮傷蟄蟲宋正獻公少時見羣蝗墮水編橋渡之此皆小善而出於至誠無所為而為之者推類充之真積力久善之所及庸有既乎是可以為斯堂之記

富溪堂記

廬陵爋下羅氏為大族其析居富溪者今歴五世尤以詩禮相尚富溪發源帽嶺縈紆而來環匝其居乃下出於五坡東入於文江夾岍多蘩篁茂樹隱映蔥蔚信里仁之佳勝也羅君永泰又富溪之傑者元季之亂舉義兵保障鄉井屢殄賊兵鄉人德之年七十餘乃卒其子三人曰賢德賢佐賢達賢達間從余上湘江度桂林導灕江而南凡百餘日請於余曰余家於先祖源清始居

富溪即以名其堂曰使吾子孫與溪之源流俱永長也
幸為之記庶惠我兄弟且詔我後之人也蓋無日不以
為言余不得辭而於允泰之風流可槩見富溪之盛可
徵驗賢達之意深為可尚也嗟夫富溪之源出於帽嶺
以注於兹不知其幾千百歲而未嘗竭焉則由其有本
故也若羅氏之在廬陵數百年子孫蕃衍隨寓而隨盛
非其祖宗之積德以為之本安能至於是乎為之子孫
者為能益浚其源毋竭其流若是溪焉乃毋愧於名堂

之意也而亦豈有甚高難行之事乎源泉有本不壅塞之則其出也無窮世德在人不泯滅之則其盛也莫禦是故思祖考之忠厚也則不可以刻薄思祖考之謙抑也則不可以奔競思祖考之能學問也則不可以怠荒思祖考之務勤儉也則不可以驕奢思祖考之惠其鄉鄰睦其族姻也則不可以乖爭不竭其流能浚其源如是溪也必將入江轉海昭回兩間與河漢俱為榮光也賢達兄弟子姓可不勉之哉余世家文水之上與羅氏

為世交喜賢達不墜其先業也樂為記以遺之

素位軒記

余自洪武乙亥歲客於贑城季大父山泉先生之門人髙君汝南為郡學官由是寓學中久之盡得交其學生横經論難情好淡密若今之興安縣周君鳳祥其一也周君傳髙先生易學貢京師有聲於冑監既而選試獨一人髙等擢令官予復與相見十有五年於兹矣昔也少壯而今且班白矣然於初見時情懐論議皆不異焉

蓋人之常情方其未仕也有爭名躁進之心及其既仕也有希高望遠之意仕未崇顯而衰病及之未有不歎老而嗟畢者也故其在學校一舉足而望仕宦及其仕宦一舉足而望卿相其身所處之地其心無一息之或安而何望其有所及於物也為學官者無心於教其子弟為民牧者無心於愛其百姓憧憧然何暇於日用之所為哉周君之學問固不如是蓋有得於通而異乎常人之變也故其情懐議論無所動於外而窮達出處隨

所遇而安且以素位名軒而求余記焉余覩周君在郡學時安於郡學故學成而充貢在太學時安於太學故名立而登仕今其令一縣也安於為令設心措慮惟在於令之所當為其惠澤之施及於物可知也興安路當交廣湘灕渠水之所發源山林沮洳蒙昧險阻之間居民纔二千餘戶以應府司大藩之供億周君為政三年勉勉循循撫字而勸相之趨事赴功未嘗敢後由周君之心在乎此而無外慕之私也予觀古來循吏往往皆

入為卿相為三公號知大體不為爵位所動者非養之有素其能然乎故其為三公不以為泰由其為守令不以為勞也守令其可易而視之哉周君勉之將由此為卿為相為三公亦安其心處之惠之及物也祇見其益多耳周君勉之毋忘其舊學焉為之記而系以詩曰

君子之學用心於內思不出位不願乎外見在所居隨寓而安俯仰無愧心廣體胖彼或小人行險僥倖憧憧其思胡能有定勒銘於軒致美周君依乎中庸與天其

旋變而有常時則秉之存乎其人樂則行之

友鶴軒記

蘇子瞻作放鶴亭記謂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猶足全其身而名後世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好之則亡其國故隱居之樂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夫鶴之為物固不為非常可喜之觀如金珠犀象之可悦以邀世俗珍重然丹珠其頂潔其毛羽馴而善飛又能舉其翼高下起舞稱適人意雖世俗之徒鬬雞走狗

雄俠馳騁之暇或一見之亦未有不忻然者也然終無篤好而畜之者每思寄託於山林之野逸夫山林野逸之士豈誠斤斤焉營情於此哉彼陶潛嗜酒皇甫士安嗜書以至商山竹林之徒莫不名為有所好是豈真有聲色臭味足以窮心志極嗜欲也哉寄情於物不拘於物也新淦黄君伯原自謂友鶴翁未及識其人觀諸君子所以稱道之者則其人固清真冲散不鶩於外者非友鶴也有鶴者也莊周嘗稱莊丈人曰其釣莫釣非特

其釣有釣者也吾故以云

蘭菊軒記

愼初周仲魯氏奉親之暇讀書鼓琴退掃閒軒尤喜種蘭菊謂蘭取其國香菊取其晚節是二物者春風百卉不能與之爭高霜摧萬彚不肯與之俱瘁是皆出類而拔萃者也士生天地間與凡草木等亦何用有生也哉予以見仲魯立志之高遠也予嘗以古之人擬之臯夔稷契唐虞之蘭也夷齊屈子陶潛皆當時之菊也雖一

花卉之微而臭味迺有相似者仲魯豈非得尚友古人之義歟余嘗過之見其培灌此二物而與之相忘於賓主之儀其隆師取友一念拳拳然不忘尊翁先生所以啟迪之者其有所源流哉予請以蘭菊名其軒非若場師圃人耽溺於是之比也他日歸鄉復過吾仲魯能以其餘芳惠及於我乎系以詩曰

郁郁芳蘭春風澹如菊有黃花秋雲粲如匪紉匪佩匪咀其英如賓如友實陶我情我節之真我德之純不在

於物而在於人我謌𦕈𦕈心無外馳樂哉素履永保期頤

行素軒記

位之有不同時之有不一曰時與位不同耶而道則一也蓋時之泰可以進矣然君子有濡其首而止者時之否可以退矣然君子有賁其趾而行者故在易曰素履往无咎是知古君子不係乎時與位而貴乎行有素也使時泰而進然處貧賤而能安其素抑未嘗以不泰此

予於吉水趙君名其軒曰行素而樂為之記也君好讀書嗜儒雅恂恂樂易有長者之風廉介自持無慕外之意是以平日視富貴未嘗有歆艷之色視貧賤未嘗有顰蹙之容此據其素履之間直能履道坦坦而有幽人貞吉之象也昔子思子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今君名軒以是是知正心脩身以致夫樂天知命之實也歟趙為吉世家勲庸爵禄其家之所素有衣冠禮樂舉世之所素知而子孫又能安於其素非賢而

能之乎

雙清軒記

錦衣衛鎮撫劉君即其舍開軒樹松竹於前題其軒曰雙清而語余曰余嗜好淡薄而玩物適情因物感懷自勵以崇德未嘗至役於物也間取松之稺弱者畚土而築之培灌之未幾而其枝幹條達濃葉翁鬱蒼翠之色承霜雪而愈鮮蕨蕤之影動日月而常清也余公退之暇對之如接佳賓如待益友忘其鄙吝消其膠擾如在

千巖萬壑之中清風颯然清響泠然吾心泰然亦莫為他嗜好之所移也既而思之屬詞比事可以審幾引物連類可以窮理將求夫是松之比未有過於竹者也則又取而種之及其長也二物甚宜風雨之朝霜月之夕端人正士之相語以去就也廉夫節士之相勗以赴義也而晴日閒舒之際又如直清之朋相與共立於朝也余因二物之相樹吾前也蓋不敢有怠心是非惟二物者之相宜也而又甚與余相宜也劉君之言如此是不

幾於道歟然余聞寓於物者不留於物清於濁者不激其濁謝其濁必自持以為清其清可易而撓也留於物者其患尤甚也劉公官達敭歷中外抗情物表對松竹之頃嗜慾澹然一劉君也議論樽俎之間敷奏大廷之上公清直亮一劉君也高懐雅量又豈拘拘然係於兹軒之内也哉吾知君之深有得於兹道也君名某字某鳳陽人嘗官閩中至今閩人喜道君之清節非韋布士所能及云

蓮竹軒記

廬陽曾氏避新莽之亂來自魯國葢千餘年而學士益初巽初兄弟以文學行誼名天下鄉里兒童皆能道其姓字其家在龍潭自其父宋兵部侍郎東軒先生始自吉水分於永豐其鄉曰遷鶯則自其先始在南唐登甲科賜名也然龍潭之溪山環合九峯白霞連延其後如屏帷髙陂曲澗綺錯虹繞余嘗謂其人與居相宜也巽初之曾孫子榮間嘗種竹於庭植蓮於池開軒臨之以

自怡而請予記予顔之曰蓮竹而本其家之故事而為記焉其家在宋宣和中有諱閎者與其弟民瞻並舉進士其所植竹一本兩竿蓮二花共幹而民瞻擢甲科至大官遂以雙秀名亭三百年於此矣今子棨所植娟秀榮甚其將復為休祥趾美前脩乎但其媚色朝芳舒霞立玉亭亭静娟千紅萬緑或微飈之奏林或殊祥之動目千娃萬枝艷不綺縠羣賢聚止味不粱肉狎暱之愛莫嬰而真淑之情至足比之亂淫哇而溺汙瀆者天壤

懸隔矣故凡一世之聲色有足乎人之觀聽者子桀必
不能以此而易彼也雖然是二者一物也有嗜好必溺
心惟觀物可窮理易稱震為龍為蒼筤竹為蕃鮮為㪅
艮於木為堅多節竹於龍顏也故其發榮滋長朝夕文
尋者與凡草木大異出乎震齊乎巽成言乎艮震艮竹
之始終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也巽為木為白離於
木也為科上槁乾為寒為金為木果巽蓮本也根於金
故榮於巽華於離離色赤蓮之花其正色也金屬西方

白蓮之本白者其實與本同也科上槁者其爲房密也的中薏味苦離也性寒乾也故其芳以潔剛柔合德也皆非草木之比也子桑觀物而悟理窮則如竹之於冬日也使人以爲難達則如蓮之於夏日也使人皆悅之則庶幾無累於物也若於其榮瘁開落栽培傾覆爲祥爲不祥屑屑然如場師圃人之爲則又深爲物之所累者吾知子桑之無是也

右記一首余十年前所作子桑今狀元及第同官翰

林出其舊卷乃誤數字因為重述之余文視舊作無分毫勝處至於書則點畫間微覺有異不知何也因并識焉

觀瀾軒圖記

天下之美觀未有過於水者江河之浸溪澗之流方其安行而無齟齬也滔滔湯湯貼然而莫測其際恬然而莫知其所至寂然而莫聞其鳴聲及其風與之爭而水石與之鬬也則其聲發焉如鼓雷霆震天地其勢必下

而歸移於東於此觀之有似乎君子當無事之際處常行之安便焉或無甚異也及其臨大節而不可奪當死難而不苟免鎬鑊炳烺震動天地不二其操與水之萬折必東何異哉雖然此第觀瀾之一端耳若夫道體之妙由其靜而有本故能溥博而無窮其往者過非有所逐也其來者續非有所迫也可以觀理之通而致誠之德焉林平南有觀瀾軒圖一卷為之記於左

望雲樓記

京師天下之都會也極耳目之玩窮水陸之産既莫不可得見而有力者皆可指取至於富貴聲利亦有求而得之者也得於此必忘乎彼得於今必忘乎昔甚至忘其身以求足乎其心者有之矣而况其桑梓之恭故舊之念與其鄉里一丘一壑之所嘗游雲烟景彩倏忽朝暮有動心於悵望而興感者乎宜其愈久而愈忘之漠然曾不入乎夢寐也然試與之論其疇昔而悼其故舊則未有不爲之慨然者而至於其父母存没之懐子孫

賢不肖之感有動於心至有歎息流涕而不能已者此人心之理所以常存不昧而有所陷溺者未嘗不有時而覺悟也使其每有所覺悟則無所陷溺雖富貴聲利之徒常懷仁義忠厚之心必有長慮却顧之憂而無冥蹈瞽趨之失所謂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則所以持守其身者不容不謹如是雖蠻貊之邦行矣況為京師都會之地哉余鄉共家淦邑淦本隸廬陵金川玉笥襟帶其間亦天下之奇勝其僑居京師數年慨然以為一日

之居陋陋不足以豁其心意乃撤而新之為樓若干楹集鄉之朋舊而落之張君子英金君幼孜請予名且記之余惟於其二親有存沒之感悵望乎桑梓之間俛仰乎定省之際陟屺陟岵之詩歌之而欲無歌也北山蓼莪之什賦之而欲無賦也鞅掌之隙少與其懐時與賔客故人飲酒於斯其所思者遠矣請名之曰望雲是樓南向而故鄉之雲物依然在望凡吾鄉之人有桑梓之思而不能引去者登斯樓而一望亦庶幾其少伸也

川上亭記

吉水以東山為鎮山勢自東而南屹然數峰隱映一縣其北一支至上槎兩峯離立如萬馬前馳而兩騎後殿也又曰指其形若槎然故曰上槎也余嘗以季秋逐桂香循溪水而入兩山如峽時復開豁有野田竹樹之觀可數里至其源山勢拔起水石相激微波縈迴浸為平地居民康豫池可漁山可樵圃可蔬水田可耕稼而後苑梨栗殽蔬之供具充足余姻鄒氏宗貴自新淦來居

此連世為士元季之亂先公與鼎梅翁間關義旅共歷艱險繼而惟遜元英叔姪從先公學於鄉校後余女兄歸於源深余往來上樣之迹相接而鄒氏亭館之勝屢形於醉醒夢寐之間至於今不能忘也今年子英以景陵丞考績稱最朝於京師以川上亭記為請且曰先祖嘗自號川上作亭於溪水之濵余嘗欲請記以菲材入仕内廷繼復外補此心不能一日忘也玆新其亭敢以記請他日歸榮相與道古今而宴樂之追思世契亦足

為草木之光華也余然其言書以記之

永新進士題名記

吉之屬邑有九而廬陵吉水永豐泰和安福永新人才之出尤盛自進士設科擢高第至宰相者永新劉楚公為稱首繼之者周益公與文信公也然則永新豈非權輿激勸視九邑為尤盛也歟故自宋天聖明道以來永新擢進士第者多出於名家世族祖孫兄弟聯芳襲武至元猶然也入國朝垂三十年乃復以薦魁江右進擢

甲科豈非久塞而通時往而復此為之兆與葢扶輿清淑之氣必有所鍾當於山明川秀觀之予行視九邑永新之山川雄峙秀傑人生其間者固必有以享富貴成功名不可誣也矧聞昔者唐姚牛二公皆嘗游學禾山故楚公自少景慕則有以追配之而無愧則今有欲景慕楚公者又何不可及哉是在人之立志也於是學宮立進士題名碑予作記以為永新人士勸然爭先決科者予知必自學校始永樂丙戌臘月朔

南岡寺碑記

南岡古刹也距邑二十里許其岡蜿蜒而起伏不一其脈視東山為祖相去亦二十里許遡其源甚綿遠遠望猶龍近視若象厥地林木蓊蔚景趣幽僻唐敬宗寳歴二年有性空禪師來自丹霞結茅於兹嘗有詩曰一茅深鎖萬松幽雲自飛兮水自流拾得枯柴炊野菜大千揑聚一浮漚鄉之士大夫多敬信之皆極力護持遂成叢席額為孝義亦師曲為今時以慰士夫敦本之義文

宗太和二年開化於茲一時西江法化之盛少有出其右者語載僧史茲不詳録宋紹興中寺之住持太史黄山谷敦請青原唯信禪師主席是寺於是荆公退居林下亦相與甚密所以一時宗風丕振得以媲美前烈政和中丞相商英張公奏言師之苦志清修直與佛祖同條共命上大悦頒賜封號曰本覺禪師並袈裟紫金盂及一大藏教更額崇義及御製飛帛皇覺寶殿以賜宸書迄今猶存國典甚優外給田百石有奇以為終老

之具南宋荒唐載籍無攷不知何故草其寺名為南岡是寺之一大變也元仁宗皇慶初有能大師力為中興舊宇新開山川生色泰定中靈珠禪師繼師而起能紹隆佛祖垂不朽之業惜碑銘無存稽考無當幸有鐘銘猶足以存萬分之一噫滄桑疊變自唐以至於今其興而廢廢而興不知幾何人而幾何代我皇上龍飛掃蕩中原靖綏夷夏而此寺依然無恙不與世遷豈非山川之靈抑亦佛法之驗不然何以灰飛烟滅而此寺佛殿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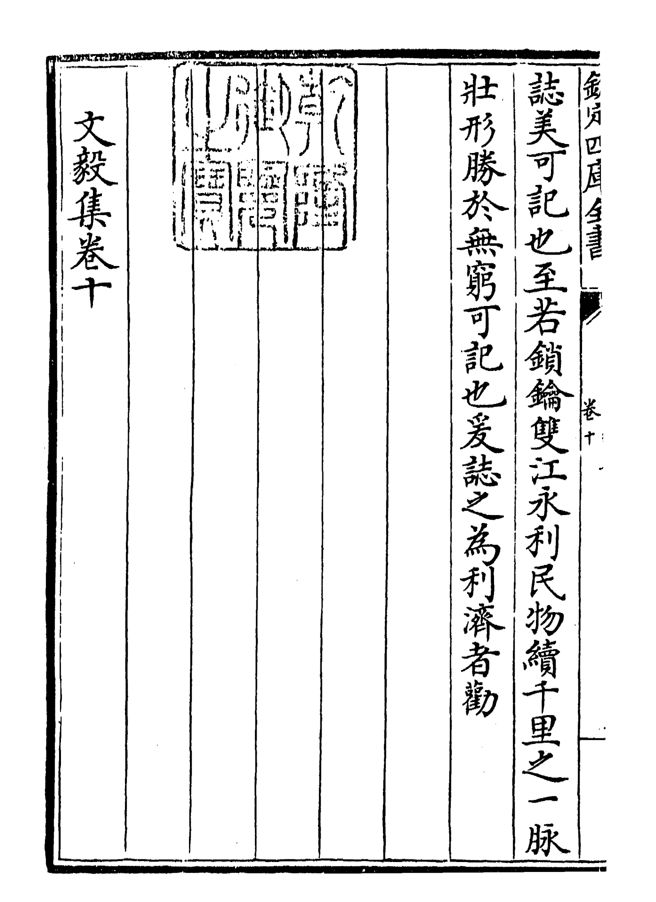
房莊嚴具足而無動揺一微塵予予幼時肄業於茲喜其地之幽僻而足以養晦游詠風前月下時得以聞南浦之教後永樂四年復得與師聚首燕京促膝話舊師慨然有歸志既歸一擴其舊一時佛殿及右方丈禪堂戒堂香積厨庫諸寮以及山門不半載而厥功告竣不唯西竺得師而其道益彰將使唐之性空宋之唯信元之師能靈珠諸大老於常寂中無不合掌讚嘆而喜正法眼藏之流通於無盡也予時慶喜其有成功而又得

以見所未見聞所未聞而為之記

雙江橋記

距螺川之東二十里許與文江接壤有橋曰天富迺雙江渡口皇華之要津也左發源於分水嶺右濬注堯溪崇福二流環繞若帶滙鷺渚章貢而遠達乎江滙輿梁之設由來久矣且旁有屋亭數楹為憩息所復設飲以濟渴者舉凡工賈出入差徭之奔命驛遞之過臨與夫樵蘇往來俱於是焉依奈歲久弗葺洪漲洊臻橋梁傾

把一溪千里望洋而歎臨流而返不獨春秋浩瀚時然也有郭崇德等目擊心愴思復舊規然一倡羣和費可以勉致而石猝難力集恐踰築室道傍之誚不意近山之麓搜土得石經營圖度四匝月而橋成向之興歎而返者皆不病涉不遠千里索余記之余曰橋之克績也神之助人之力也奚以記為雖然石偶得於青山出乎不意晴霽橫空匪一朝夕不妨工礙物應天時而合慶可記也橋成而行者喜居者安奠定於磐石愜人心以



誌美可記也至若鎖鑰雙江永利民物續千里之一脉壯形勝於無窮可記也也爰誌之為利濟者勸

文穀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毅集卷十二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裕德

謄録監生臣何茹連

謄録監生臣范埔

文毅集卷十一

明 解縉 撰

傳

太原王傳

解元字善長吉安吉水人疎眉俊目曙光玉立神彩逼人垂手過膝能百步穿楊葉號小由基能以索持犀牛却行嘗乘駿馬馳突賊陣往返如飛初起兵保安軍德

清砦積功授清澗都虞侯建炎三年詔隸韓世忠擢偏將軍世忠出下邳聞金人大至衆心揺愕世忠憂之元便領二十騎游撃俘其生口備悉敵情俄而復出敵騎數千四面集元擲身陷陣左右鶻撃大呼聲振刀甲一大酋驚墜馬走衆俱辟易遁去以功授閤門宣贊舍人苗劉之變從世忠討平之苗劉走追之臨平戰良久抽戈觧甲單騎盡擒之浦城四年三月金人攻浙西世忠邀之京口横海舟以截江敵出小舟數千以長鈎扳艦

元躍入其舟大呼盡殺短兵擊殺數十百人生擒數大酋仰擲之海舟頓絶無能脱者以功授忠州團練使統制前軍討閩寇范汝為及湖外諸寇功皆第一劉忠者長沙劇賊也擁衆數萬據白面山前阻水而營官軍擊之多失利有詔世忠及元進討之距賊營三十里而陣衆心憚之元單騎直前渡水薄賊營持丈八長矛據鞍四顧賊慴其狀貌莫敢鬬賊環營皆望樓從高瞰下視其指呼倏忽四集世忠患之元得其情勢歸告世忠曰

易與耳請為將軍卒期破之乃率兵五百長戟居中翼以弓矢自領十餘人一鼓據望樓立赤幟麾兵四面並進賊驚擾迸散劉忠鎧甲赴水元解衣入水生擒之湖外悉平改相州觀察使紹興四年金人及偽齊入寇世忠自鎮江趨揚州元趨辰州金兵大至元度明日必至城下先遣百人伏於要路百人伏於嶽廟自以四百人伏於路隅令曰金人若過我先出掩伏要路者見我麾旐則立幟以待金人必走嶽廟伏兵皆出又決河以遏

之賊破必矣金人果走嶽廟元追獲不可勝計時城兵不滿三千金萬户黑頭虎最號驍勇直造城下會語元即跳下城擒之威振兩軍未幾兀朮怒督兵四面攻城元力戰却之追奔十餘里金人自驚擾溺死十餘萬人改同州觀察使六年與世忠出下邳以數百騎破敵伏兵萬餘人連戰大破之授保順軍承宣使十年略地淮陽至劉伶莊騎兵才數百敵騎數千來迎戰元揮戈大呼衆皆爭奮敵遂披靡後部駭懼元躍馬大呼曰解承

宣今日以一騎臨陣能戰者與我戰敵聞之震慄元因
突入其陣大戰自辰至午馬足盡赤敵衆大敗加授神
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明年世忠罷兵柄為樞密使以元
鎮江駐劄御前都統制以統世忠之衆又明年進侍衛
親軍馬步都虞候封太原郡公保信軍節度使見朝廷
專主和議屢表諫上不聽知大功不建感激發病薨時
年五十四贈檢校少保晉國公謚武襄孝宗追封太原
王謚曰忠武夫先世有善而不知是不知也知而不傳

是不仁也不仁不知豈得為賢者乎故凡觀於此者尚惕然而有感哉

伯中公傳

觀我名子尚入試名觀臨川吳文正公更字之曰伯中幼警敏嗜學不以食息廢口不絕吟諷精思妙契至忘寒暑幼時大父莊山公藏書萬卷竊讀殆遍大父久而方覺已甚奇之受學於季大父主靜公公善誘導居嘗舉所見宋儒諸老宿德儀型嘉言善行令人竦然伯中

益自刻苦父萬安公清曠不仕家僅給無餘獨處一室
隘甚人不能堪晨起供灑掃園蔬厨竈之下書冊不離
手簞食瓢飲炊𤊹數遶且咲且讀未嘗知味天文地理
兵刑歴律靡不精究尤深於易考宋史如指掌著宋史
一千卷天文星歴一卷地理若干卷衍八陣圖注武經
刑書通攷一卷作萬分歴推步如神作儒家博要四書
大義周易義疑通釋古賦攔江網策場備要今行於世
家君嘗夢於東門嶺遇宋儒者數人衣冠儼然進而揖

之其一人曰我朱元晦也聞有觧觀我者善學汝知之乎答曰叔父也遂與之俱來覺而告之伯中乃獨喜自是名譽日炎起矣從學者益衆天歴已巳與弟蒙俱試江西主事林興祖欲舉為首彭士竒私於夏日孜興祖怒甚捧兩卷却立楹下徐第為四五乃兄弟不失倫焉士論慶之同上春官不合乃留與吳文正公論辨星歴宋書流誦古今不遺一字語嘗通夕文正公遂以宋書屬之至順辛未南還壬申再舉於鄉再不第至正癸未

翰林典籍危素奉詔來起修三史伯中至京上書其畧曰遼與本朝不相涉又其事已具五代史雖不論可也所當論者宋與本朝而已而所以定二國之統者葢有四說焉一曰明國朝之大體二曰稽先哲之成法三曰證時賢之確論四曰審事變之徵權恭惟太祖皇帝龍興朔土征伐四克啟運立極前無所因此葢班固所謂得天統者也當時餘孽尚假息河南至太宗皇帝而後中原之地踐為荆榛所得户口不過百萬當是時宋猶

聯夾攻之好世祖皇帝至元十三年然後平宋以上接百王之統東南之地繁盛富庶所得户口乃一千三百萬是皆居天下十分之八由是論之天朝平金在先而事體輕平宋在後而事體重今議者乃欲以先後為尊畀而不知本重輕以正其大體且得以辨其先後不通之說夫今之職制先至者居右議者之論葢本於此臣愚覼之先至者宜居右先去者可居右乎正猶人家長幼先生者為兄先死者得為兄乎推之於國先興者為

尊先亡者得爲尊乎此先後之論所以不通也若論輕重則理易明矣今之斷例二事俱發以重者論是重可以該輕輕不得以掩重也在禮祖有功宗有德太祖皇帝以開創啟運之功廟貌爲祖世祖皇帝以平宋混一之功亦廟貌爲祖蓋以啟運平宋二者俱重故也議者乃欲援金以爲正統如此則承金統者實在太宗皇帝然既以守成之德稱宗即有平金之事爲輕明矣若天朝正統截自此始則推之於前而太祖皇帝得天統者

不白矣引之於後而世祖皇帝接百王統者不著矣此輕重之理所以易明也臣愚所謂明國朝之大體者此也有宋則及於漢而過唐其君則有若太祖太宗真宗仁宗有若高宗孝宗皆賢明之主其大臣則有若李忠定公張忠獻公趙忠簡公皆傑出之佐論道學則有周程張邵朱呂之繼統論文章則有歐蘇王曾之名世論隱逸則有陳摶魏舒林逋之清高論忠義則有若李若水楊邦乂李芾文趙韓王李文靖公寇萊公王沂公有

若范文正公富鄭公韓魏公司馬温公有若文天祥之死節類皆炳炳烺烺足以追跡三代漢唐比之隘矣至於遼則與宋相隣百五十年金則首末百二十年遼惟聖宗道宗二主歷九十年金惟世宗章宗二主歷四十餘年皆與宋講和號為承平然以元魏孝文興禮樂崇文治方之恐猶有逕庭也然則宋之為宋比之漢唐有光遼金之為遼金比之元魏而猶歉譬之鳧雀短長其天素定恐非人力所得而繼續增損也臣愚所謂稽先

哲之成法者此也前清河公作淮安王神道碑言宋承中華之運世祖皇帝紹運撫圖正獻公脩世大典其叙平宋曰世祖皇帝遂能一六合以上接百王之統又述補邵一首曰元魏伯而王者也宋周之期功也遼之伯日抱珥也此非有愛於宋而私之也獨東原謝端著書以主金遼亦欲自為私説而已初未嘗謂可加於宋也且既以高宗為繖宗嫡傳非漢晉疏屬之比則昭烈元帝猶得上承正統於高宗復何疑焉先世郝文忠公謂

綱目既正蜀漢之統而舊史尚仍陳壽之作乃著續後漢書以反之正姚文公謂昭烈既以帝不書名春秋法也時書名者惡其詖詐憑陵誘執中夏之君而戕之也金人之在靖康專以講和誑惑為術賣國之臣從而信其欺屏撤守備括金帛鉅億以填溪壑卒誘執二帝驅迫三千口於絕域其懷詖縱毒宋之人迷而不悟也仁人志士至今為撫卷憤惋夫狙詐孤媚以取天下石勒猶且羞之矧大道為公之世乎仰惟天朝以淳龐忠厚

天心修史垂訓所宜取法春秋永昭鑒戒若强不義者遂可躐居恐傾奪成風人欲肆而天理滅矣臣愚所謂證時賢之確論者此也或者曰高宗不能復讐嘗屈節稱臣於金豈復得居正統臣愚應之曰唐高祖稱臣於突厥矣然頡利卒為太宗所擒唐之統固自若也而何有於突厥晉高祖稱臣於契丹矣德光入汴卒不能與漢爭則晉統自有繼之者而何論乎契丹大抵倉卒舉事不能仗義自立而屈己稱臣於人豈待智者而知其

失策故繼世之君幸而如太宗則立雪其恥不幸如出帝則自底滅亡然而中夏有主則一夫之存亡固不容以變其統此五代史記所以係漢係周而初無與於契丹也有如高宗之失策特誤於奸臣而又為梓宮太后屈爾方是時尼堪既死烏珠屢衄劉錡大捷於順昌而岳飛乘勢獨克有虎視燕雲之勢陝西山東兩河忠義之士蝟毛而起自非秦檜矯詔殺飛舉垂成之業而棄之則金人其能坐而有之哉及孝宗繼世定為叔姪之

國則金世宗已讓高宗為兄與澶淵之盟無幾矣延乎理宗遂夾攻蔡城而克復之雖天兵之力然而殄其祀屋其社亦足雪九世之讐恥矣葢金之興既在宋後而其亡也又在宋前宋統始終自當屬於皇元彼何與於此哉或者又曰金人嘗甘心於徽欽靖康統絶則金當續矣臣愚應之曰周幽王嘗陷西戎之難平王東遷宗周黍離矣仲尼作春秋乃始明尊周之大義則周之統未嘗由幽王而遂絶也晉懐愍亦罹青衣之辱元帝南

渡神州陸沉矣朱子作綱目亦復帝晉則晉之統未嘗
隨懐愍而遂亡也聖賢經世立法正以存天下之大防
焉耳臣愚所謂審事變之微權者此也誠以此說而㪺
會之則羣疑氷釋大道天明正宋統以槩舉遼金公義
表著人心壓服永有辭於萬世矣時任事多右金統書
上大忤羣公公亦徑歸其後書成天文歷律多竊取公
餘論姪孫縉以洪武已已嘗録是書於華蓋殿奏之亦
庶幾公之意也公嘗於居近虎丘山講學後又建東山

書院於金釵嶺扁曰麗澤齋弟子自遠至者甚衆公授徒廣陵廣陵天下繁華極處也然歌舞未嘗敢近公整齊嚴飭目光如炬人敬畏之至正丁卯再舉於鄉明年試春官臨川吳當見其文知之恐其入而有為也詆黜之物論沸然公遂不復出矣公嘗至冑監傾動來觀曰不識解觀我何狀乃爾竒特耶至正辛丑陳友諒屢書聘之不往以書勸其息兵保境友諒不從遂謝病著書江州破死焉歸塟里之上斛山娶古城劉氏子五人

太史氏曰公山弗擾以費畔季召孔子欲往曰吾其為東周乎孟子對宣王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聖賢之意何以異哉朱子曰管寧卒於魏特重其人而傷其卒於魏是傳也其考於斯歟

淵靜先生小傳

先生諱子玉字成我小字泰吳文正公更字之曰季通晩號鑑湖老樗自幼沉靜少言勤學不怠年十三理家事如成人聲色不大而門内肅然居喪無闕禮者君子

稱馬肆力於古學吳文正公招與共學不往虞文靖公
歸自翰林或勸挾所業往見可借助聲名不從兀坐齋
居玩心髙明人莫窺其際其來學者亦弗拒久之教授
桐江之上慕而從者日盛隨其材質誘掖之為學者師
垂三十年中更亂離與人言惓惓忠義多所變化人比
之王烈王通云聖朝詔下徴賢郡縣衆方起之曰吾壯
盛年且不仕今老矣尚須禄位耶卒不起至於振勵士
風扶樹教基則深致其意吉之文獻足徴大抵皆其力

也晚年教其孫興壽榮皆能文章先生天性嚴重有威儀長身玉立雙眸炯炯射人鬚髯奮張强横者望之屏風而士大夫率以為儀型在治朝無所干譽處亂世無所屈辱誨人不倦出於至誠所過無後言所居無惡聲周旋規矩從容大道要之聖人之徒有成者也

顯考筠澗公傳贊

解雁門人也自唐家吉已七百年餘至封王封公德盛顯極矣篤於先公元季亂至甲午南北絶一羽不通江

西義旅城守至亂散公自京師乘單舸經賊中數千里至吉義兵城守復堅數郡完固十餘年公往來其間為之畫策間道往返十數迎母得父死王事殯賊中信旦暮哭江上涙盡繼以血感動江東西賊亦歸順以書說陳友諒歸正不失為江都王其大臣左右大讙欲兵之五王者救之得免與其友孫本立等謀曰觀陳氏多建置亂賊朝政靡寧勢不可久天命在朱氏盍往歸之舉數千里內應是據陳氏之腹而扼其喉也衆皆然之請

往曰吾有老母家流離不可頃刻離諸君疾行無疑此
轉禍為福之機也傳相告語陳氏所置官皆附上江西
本公往來豪傑間首謀也又往說天瑞於贛天瑞猶豫
公即去之海道使者至以先祖死節事贈平章政事以
參知政事宣授公公拜書不受國初李宣公劉伯温等
皆薦召至京師固辭歸處環堵三十餘年上數召至賜
勞加厚常御華蓋殿問所以教朕者對曰明德慎罰上
甚嘉納之令縉侍還年幾九十矣公在元盛時與弟闓

業胄監者十餘年自祭酒以下數千人皆拭目焉經明文健為詩歌沉雄慷慨富貴流麗尤善筆札五知貢舉五魁胄監對衆吐辭賢愚屏息所至人望而畏之然或酒酣談笑一座盡傾同衛武公之戲謔不虐也先公諱開字開先學者稱筠澗先生有書解文集若干卷贊曰大知幾先沉雄仗義壽考百齡氣葢一世方元極盛公謂將亂救世蘄危不避其難單舸萬里來涖江西江西義旅有言從之堅守十年倸公一歸崎嶇間諜欲就大

忠持木支天歷説羣雄報韓不成安之若命晚節孤真克遇神聖勞問寵錫顧其儀刑不惠不夷既和且清百世之下慶雲景星

翰林學士左春坊大學士眷侄胡廣填諱

宏文館學士羅復仁傳

洪武四年丁酉宏文館學士致仕羅復仁卒復仁江西吉水人初從陳友諒見其所為不樂為之用歲壬寅上兵至九江因援身來歸上得之甚喜命侍左右親任之

從破友諒於彭蠡遂齎蠟書諭袁臨諸郡甲辰上即吳
王位除中書諮議復仁性率直每論事指陳得失無有
隱避由是待遇甚厚及大兵圍武昌友諒之子理固守
不下復仁往諭之至城下號慟竟日理信之使召入問
故復仁盛陳上威德且曰大兵所向猶拉朽今不降城
且屠城中民亦何罪願早為之所庶家族可保也理驚
憒遂降復招撫江西還為國子助教以老賜小車出入
每宴見賜坐飲食丙午春使山西時擴廓帖木兒以恢

復為名前後使者多被害復仁至折以天命人心所向擴廓亦心善之即日遣還洪武元年遷翰林編修二年冬賚詔諭安南使無侵占城池安南未即受詔復仁曉以大義其君臣慴服比歸遺金貝土物甚厚復仁辭不可洎歸奏之上多其廉讓改翰林檢閱未幾拜宏文館學士屢召與論事嘗操南音以對上以其質直多見聽納呼為老實羅而不名賜以誥命初復仁所居甚陋上嘗過之復仁方操塗具完壁上笑曰是豈所以處賢士

哉即日賜地城南門内尋乞致仕許之賚予甚厚陛辭

復賜大布之衣而題其背曰性雖麤率忠直可喜賜此

布衣放歸田里時人榮之已而上念之復驛召至京師

居三月憫其衰賜玉帶名馬鐵拄杖及家僮飲食之具

復遣還至是卒於家年七十四深於易尤善為詞賦在

翰林有玉堂唱和藁云

蕭定基小傳

蕭定基字守一登天祐三年第任監成都市買務引江

水溉田民受其利多少有約會李順之亂成都大豪樊氏盜改其約以一晝夜為六晝夜由是他縣歲賂之迺得其餘水訟不決者二十年上命定基往迺親決水視樊氏縣一晝夜水有餘樊氏始伏罪諸縣得水如故約召為監察御史裏行蘄守王蒙正恃勢責賂誣屬縣長罪死詔定基治之定基謂其隨吏曰蒙正賂汝必受之以告我蒙正果賂之直三百萬定基因以正其獄仁宗欲官其一子定基以遜其隨吏除判開封府遷侍御史

宜州蠻作亂以定基安撫廣西定基馳至問所以反曰吾
知之迺蒐諸澄海忠敢士萬人守要害戒諸將賊至迺擊
歸則已蠻不敢動嘗奏邊臣多好喜功生事張皇賊勢但
當一鎮以靜則邊日寧矣仁宗曰定基能如此可召用之
賜書褒焉會三司度支使王淇使江淮議鹽酒事請與俱
遂除三司鹽鐵判與淇俱使江淮至吉水除淮淛荆湖置
制發運使以官卒於家贈兵部侍郎後又封廣陵侯子汝
礪汝皆汝器汝爽孫服皆有名

胡直翁傳贊

胡直翁名鼎字重器新淦縣蕭峽人也少從鄉先生聶政學春秋於清江元末奉父母避亂播遷能盡孝養遭喪葬祭無違禮且方亂時重器即念江西省治龍興有城郭兵衛可依與兄璉俱從家城中竟賴以安國初郡守程君國儒學行為時師表能文章於人少許可日延禮宿講畫條教鼓舞後學名士畢集於洪都每月季試五經大義璉治尚書而重器學春秋兄弟聯得舉國

儒大稱賞儒者皆屈服繼而踵升朝為顯官重器退而家居兄弟愉愉州閭相慶以為復見古道人或謂重器高尚不慕仕進曰非不慕也有司季試猶且應之不得仕其命也夫或譽其純謹言行始終無違者問之輒謝曰有是吾以安吾生存吾性也與朋友處久而益善人或問之曰吾不能妄語故無失信耳或教為假托之辭面頸發赤竟不能從謙恭樂易對家人稚子不易也遇人有急力可及則賙之鄉鄰有爭競片言折之莫不惜

服篤於教子非義不言嘗夜課讀書自諷誦以分其勤未嘗語及邪曲且曰丈夫學聖賢學志聖賢志惟不以死生禍福介意則不負所學克遂其志君子皆為然年七十有五矣人皆稱之曰直翁而余為之傳賛曰吾嘗往來蕭峽金川之上弔子雲梅福之遺蹟想其高風而不得見其隠君子與之語及壯遊龍興見胡先生人或譽其髙尚應之曰非不欲仕有命焉皆稱謂直翁而考其平生之行無不然者昔司馬君實自不妄語始

而後行事無不可對人言者今直翁其近之矣且非倦遊而克肥遯豈不超然子雲梅福上歟

亡友六君子傳贊

洪武戊寅予友黃君玉鉉金華兄弟皆遭故死非其罪予深悲之又念平生故人自少至長相見莫逆者六人皆客死京師劉君樸周君霖廖君存廖君持劉除學官未赴周應進士舉不中廖嘗為憲掾吏其弟除温州同知玉鉉鎮江知事金華自中書舍人出為汝寧教授其

文章學行皆不愧古人與予為膠漆契期生死不相背負乃皆先予而逝且其所遭遇顛頓坎坷不得一申其志大可悲也後死之托悠悠蒼天葢甞過大梁徑北邙入潼關至太華終南山之下因記憶金華所為文不覺為之出涕也恐六人者久而湮沒予之責有不得辭者矣乃著其大節作亡友六君子傳

劉樸字子素吉水瀘江人也少有志節所交友死生患難托之皆能盡其義輕財利重然諾議論英發評古今

人物賢否高下事之成敗曲直毫髮不爽然耿介絶俗雖至親洽友出一語非義望望然去之所不為者雖死不可强由是寡合其書清勁灑落為文章詩歌古雅典則世家治尚書其系出於長沙宋初居郡之西昌石臺吉州進士自劉濟川始其遠祖也龍津先生諱鐔者其從祖其兄伯川國初為户部主事有才俊其尊君文明博學隱德樸有子四人曄煜焯炳

周霖字子用吉水桑園人自少以聰敏聞治春秋諸史

百子博洽無遺嘗與共談達旦上下數千載興亡成敗事如目覩聽者忘倦善談論亦寡合者應進士舉不中卒時年纔三十餘其家世自廬陵烏東徙居吉水桑園時高宗南渡也子用善教族人子弟皆能文章有子曰綺曰綖

廖存字敬存其父退省遭亂遣東西從學受詩經刻苦不懈國初與其兄敬先應進士舉不中按察司辟為掾已而棄歸學益進朝於京師遇疾卒子一世家吉水東

溪

廖持字敬已敬存弟也幼爽朗不羣特與予善刑部公元禄稱其志操及為隰州同知考滿至吏部侍郎侯庸方好詼佞敬已入謁不拜庸尋他事罪之下獄卒有子一人

黄玉鉉初名鼎字孟舉少有美譽於書無所不讀通五經與弟金華齊名文章甚似蘇子瞻司馬子長皆善議論玉鉉仕終小官一世皆知名

黄金華登進士第時年十八高皇帝眷顧之甚厚有文集若干卷其家世自盱江為令吉水其曾祖立道多藏書其大父九衢博學老儒父檠稱善人兄弟皆有子贊曰

唐虞有八元八凱周有八士同出一家同顯於世如彼其盛也今六君子者材出一州而所就如此夫何如其可惜也夫何如其可惜也嗚呼噫

東溪廖孝子傳

張鍠伏質報父仇曹娥沒水求父屍不幸而死吉翂代父受刑黥婁為親請命幸而不死然皆自分必死矣幸不幸有命焉人尚憐而著之王子安省父南交溺於海廖自公省父大寧溺於河死命也而心不展志不伸不誠重可憐也嗚呼安居固樂於奔馳闤闠固樂於行旅人不知命也有定焉當死也居亦死行亦死自公雖未嘗必其死然曷嘗計其死且而死於省其親也豈若死於兒女子之手者乎於是王子安死千年而自公繼之

自公幼能文章跟經躪史淵涓耿節恂恪恭敬儼然貌不逾中人而所當為奮發如雷霆不可測其父敬先謫大寧三四千里水陸竒險自公歲往省不以寒暑雨有大父有母有叔父有弟姪有妻子家人衆多當離別忍泪皆睫間强顔笑語慰帖老稚出門及童奴客旅相處曲折良難固粹然有德君子也自公平生愛人一家人愛之自公幼了了然孤立人見者皆為變色自公死時洪武某年某月某日也其弟自勤祭以文綢繆纏綿痛

苦情切甚讀之使人墮泪初廖氏嘗大顯於吉吉稱東溪廖氏有名自公大父退省先生卓行舉世不可及與予叔父刑部公原禄相為親友敬先兄弟三人皆賢亦皆仕有名聲其季敬已尤高潔不諧世特與予善自公兄弟四人皆善予嘗歲時過從見其一座三世人跪起列侍森森郁郁或舉觴論文川華月映顧盼如在圖畫中識者多云是家不偶然必將昌大未幾敬已沒敬先謫去自公死倏爍間慘然淒斷若此何也贊曰

玉也不必以圭璧驥也不必以騕的中道而折衆所𠻳

嗚呼斯人而斯溺

周以立傳賛

元有君子周閛孫以立者吳周瑜之苗裔也瑜之子都鄉侯㣋嘗以事謫廬陵因家焉至隋有為會稽刺史者曰汾翁其六世孫曰沂濵唐長慶中徙吉水之泥田子孫遂為吉水人以立高祖子淵曾祖應龍祖岳在宋俱以文學顯父厚元世以隱德忠厚閛嘗手編漢書會要

四十卷遺以立曰吾家世以儒名故讀書一事不以盛衰微顯有閒也汝宜勉之以立服勤誨言勵志於學與羣從弟子相摩礱講論經義作為文章如水湧山積日就高廣母宋氏得疾逾二年侍湯藥未嘗去左右母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哀毀骨立鄉里稱其孝至正辛巳以經義舉於鄉明年赴春官中乙榜錫宴宏文館拮題賦詩學士大夫皆賞歎交薦入史館值修宋遼金三史時當道者多遼金故臣之子孫而正統卒無所歸以立

奮然抗論曰此綱常大事必求合乎天理人心之當者當以宋爲正由是不合遂歸又明年授鰲溪書院山長未幾以父憂去官服闋用揭文安公子汯薦改授貞文書院山長既至學者皆曰是鰲溪先生也皆贏糧相從而揭氏子弟尤衆貞文有學田若干畝先世貧負租者多逃徙以立至會計當悉蠲之於是貧不能入粟者負而逃者皆適厥居而懷其惠後有詔徵起遭亂離朝廷多故未及試用復歸貞文時生徒多離散乃取便道以

歸維時有寇竊發邑井騷然族人宗瑾欲避去以立謂曰事不辭難義不棄守况人心易揺散者難復彼雖衆皆烏合不過旦暮事剽掠而已茍持重以待之彼無所得自當引去因其怠歸掩而擊之必成擒矣寇聞之遂不敢犯甲午大饑人相食避亂東西撫季弟娶妹畜孤甥不令失所丙申復就試有司居前列江西行省以便宜除白鷺洲書院山長尋擢袁州教授時歐祥據地猖獗梗未及赴家燬於兵昆弟子姓多物故哀慟久之時

大參全公來平寇亂以書招以立乃進平表三策全公甚奇之即欲署從事與共討賊固辭弗就退與季弟維章避亂新淦之石峒著尚書一覽河圖洛書序說及平日所為詩文二十卷其志勤矣哉忽一日澣沐端然而逝年五十有四有子一人曰會早卒以弟之子觀為嗣觀之子岐鳳今為國子學正能世其家云贊曰

士之修身飭行將有施焉然時不偶卒韞櫝以終身葢多有之周君者操心堅正行誼卓然智計議論表表偉

偉可謂篤厚君子矣其身雖嗇所施其流慶豈有涯哉

胡夫人傳贊

自關雎至於麟趾皆言婦人之德也而孔子録之後世史書或無之豈非闕哉葢婦人有三從之義而家之興廢由之女子居室有致其父母違離兄弟姑姊妹乖逆者故必有賢女而父母安焉婦為厲階傷恩割愛睽和沴睦其輔車相屬也故必有賢配而家道成焉子孫之賢本其母之賢者固多也為史書以輔世教其可缺哉

新淦巴丘漢巴丘縣治世多貴人仕族齊梁宗室流散多依居故又曰蕭峽元有處士徐朝英喪其妻時一女名守貞甫六歲甚憐之已而再娶守貞事繼母如所生繼母亦甚愛之曰此賢女也必遂所宜歸遂以嫁士人子胡仲器仲器篤行君子也遭家燬於兵奉父母避地播遷數經剽敓而徐氏齎裝獨完賣以供膳葢未嘗乏絕及遭喪葬祭無違禮仲器念江西省治龍興有城郭時方亂可倚迺立家城中已而復燬之復立今且四十

年浮沉閭巷之間傲睨萬物之表白髮蕭然左詩右書足以自娛有子為顯官有名聲是雖仲器君之不可及者而内助之賢豈少哉賛曰

余讀諭德胡君儼所自為其氏墓誌稱其父訓則知其母之賢歐陽子稱母鄭氏表其父隱德於戲世之名賢孰不由賢父母哉

賈義婦傳賛

賈岳妻程氏之女也粗涉書傳有德容年十八嫁為岳

妻岳父羽初為海南衛鎮撫謫廣西岳涉嶺海省之得疾還死瓊州方疾亟時程氏許從死神傷不能哭遂自縊生與岳同年二十二歿時洪武丁丑也一子鞠於祖父母賈氏素以武義聞至羽尤善文學岳遂能為文羽字義甫今為横海衛指揮善儀其家中書舍人吳君仲平云贊曰

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人於所當死亦有迫於勢不能不死者若程氏其何迫之有所當為難也然瓊在海

外而民俗皆知慕其義至指其門歎惜之嗚呼亦足以見風化之大行與

聶母解夫人懿德傳

余族祖元翁先生有賢女誓不與凡子得心遠聶先生之曾孫茂卿而妻之余解氏與聶為世姻心遠字吉甫與先高祖莊山公丞相信國文公同師歐陽巽齋丞相家居時心遠主其家為西塾師至今余家藏翰墨猶宛然也余家譜有姻盟記著茂卿明經有賢行仕為郡文

學夫人相敬如賓夫人之毋丞相古心江先生之孫女
素閑家法夫人在家為賢女既嫁為賢婦為賢母出入
富貴而未嘗有驕佚之習勤儉和敬粹如也家譜所載
如此元季之亂故家零落姻盟記所載已十無二三殊
可感歎茂卿曾孫繼善祖善少聞其先人之言屢以夫
人懿德質之於予予深有感於滄桑陵谷之變而繼善
兄弟猶能有追遠之意是將復興聶氏之家者與況繼
善諸子皆可喜姻盟記書之為解夫人懿德傳

胡貞婦傳贊

胡貞婦曾氏諱靜貞吉水蘭溪人曾一中女也一中中之先人諱三聘事朱子為門人中高弟後奉使死難於金封忠節公家世榮盛貞婦自少專靜寡言恭順慈儉甫十七歸於環州胡氏原長忠簡公諸孫也時方亂離寓居里之平原撫下事長禮度不踰陟險凝危知機善豫國初辛勤來歸權輿家計至罄奩中物以給家衆未嘗恤也已而治家有方家漸饒累鉅萬未嘗恃其富每訓

子息謂古云貴欲使可賤今汝曹知富欲使可貧則不
患貧矣識者誦為名言原長每有所詰責未嘗辦溵徐
為申理下人懷服予少時從學其家塾親承撫念覩其
德儀蓋古之淑德不是過也洪武壬戌原長坐鄉人連
累當徙邊原長死後與子婦劉抱其孤弱孫旅邸中弱
孫會病卒劉即自經死貞婦亦自縊為人所救甦慨然
曰吾夫亡不死者尚憐此孤弱故忍死冀長養之今復
死矣而劉亦能以年少死義吾何用生為即嚼舌三日

不食死時年四十二其子紹歸自邊始葬之於石屋山之原未葬時水齧其山畔幾陷既葬乃日就平復水濚洄如帶亦甚異云豈非其貞烈使然與贊曰

曾氏以一婦人相其夫起家累萬金無一毫驕溢此已足爲難及臨大節慷慨就義有烈丈夫所難者嗚呼世之讀予傳者當何如敬禮之

行狀

淵靜先生季通行狀

解氏之先世家平陽有諱福者事西漢高皇帝為太僕
居唐代雍門李唐中葉有諱禹者為吉州刺史由是為
今吉安人嗚呼公諱泰字季通一字成我十五世祖諱
斛唐昭宗徵之不起咸通中詔謚貞白處士十三世祖
諱盛唐末遭黄巢之亂舉宗奮義兵保障吉陽全活甚
衆南唐中追贈僕射高祖諱龥曾祖諱谷七歲善屬文
有名當世以隱遯終祖諱昭子宋太學上舍生上書言
事得罪貫似道擯處於家宋亡以憂憤卒考諱應申敭

試貢士萬安學正母彭城劉氏先高祖妣太夫人鄧氏
嘗夢人授以美玉未幾而生公故名曰子玉幼沉靜寡
言笑好讀書鑑然如流滿千遍無倦色或兒戲之輙以
正對皆奇異焉年十三兄觀我求我並舉進士家事倚
辦於公朝夕内外不聞叱咤之聲事父母接賓客俯鞠
諸侄皆如成人不為嬉戲時科目方興二兄聯科接武
翕然有聲朝野士人子觀望歆動皆爭徑竇逞便捷僥
倖一得而不第者更相抵排公深耻之承親志不得已

亦再至試三試有司俱不利絶意進取翫心高明究竟六籍旁搜百家悉能通曉尤善楷書不效姸媚而方正嚴重類其為人吳文正公嘗以書招致之弟子公不往翰林虞公伯生南還館於郡舍或勸公彙詩文求見冀得薦亦弗從日以其學教於鄉鄉之豪乘勢侈靡子弟率驕縱以食色貨賄相鬬誇公善導之乃更尚清儉其教根柢六經尤必以躬行為本未嘗以摘經屬對頑不率者斥之後改悔乃更復之學史以春秋為準繩拘之

於遷縱之於固馳驟之於唐史五代史而陳范之徒在所不論詩以陶柳為户庭以杜為經上泝三百篇為指歸而太白之豪縱所不願學諸子惟取荀揚文中而間亦喜老莊申商韓非在所擯斥晚更授徒於同江弟子至者甚衆因其材質多所造就時以河汾王通比之中丁亂離三十年與人言往往至灑泣激以忠義又時時為論説前史雅善揚抑羣盜聞者慚服自悔恨甚衆轉相戒敕無更侮之者天朝龍興公年五十八矣郡守令

相先後至百廢未興慘弗有考又承詔興學校招集流散繕甲兵以供軍需皆踵門投訪公俱授方略射影走丸不失尺寸已而辟之萬方不起但勸以激厲士風扶樹世教由是吉之人爭相磨淬至於今蒙之不衰公有力焉既老家居宗族子弟善歌詩能文章者葢五十人作屈物命篇屬而和之以為樂目之曰庭蘭集所著文集若干卷曰老樗集更自謂鑑湖老樗云洪武二十一年六月一日以壽終於家臨終呼宗族與訣且曰吾生

平言行無足多於人者我死慎勿為世俗諱張假托以惑後世命孫約讀漸卦一過賦詩衣服冠而逝享年七十七公天性嚴重有威儀長身鵠立雙眸炯炯射人鬚髯奮張雖強橫人見之側足屏息士大夫率以為儀型在治朝無所干譽處亂世無所屈辱教人不倦所過無後言所居無惡聲周旋規矩遵循大道要之聖人之徒也沒之日閭里咸歎息涕泣無道其不是者初弱冠喪貢士君未幾喪母三四年間薦遭閔凶苫塊居廬而羸

三喪禮咸罔缺初娶城南梁氏卒繼室以王氏生子男三人琛璋皆先公卒珪績學飭行世其業女二人孫男八人約絭繪綺緝紹繼純曾孫二閏魁望魁森然皆蘭馨玉潔公寢疾約繪晝夜侍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悉盡孝道以洪武二十二年己卯正月三日附葬公於東門嶺十一世祖考朝奉君之塋從治命也公極深奥縉所不能知其卓卓大者人所共見聞故摭爲行狀求立言君子銘之圖不朽焉

先兄滄江先生行狀

於戲伯兄於余有父道焉有師道焉余兄弟自為知已也余少多病櫛髮繫衣履至瘍浣濯皆兄親之太夫人甚憐余也所以撫育視太夫人志無拂焉誘掖之學循循焉其雅志隱居自娛選鄉學陞郡庠名聲蓬蓬然起屢稱疾家居先君子�潤命余應鄉試翻然曰不使賢弟獨行也遂獲薦進士第洪武十一年戊辰也上每臨羣臣誦以為榮又常曰大解篤實先君子每有家書必

取進覽為之嘉歎曰非此父不生此子拜福建道監察御史治寧國還擢禮部主事尋除侍郎不果拜奏清理道釋與修諸司職掌參定禮樂典喪議謚監造送祭器泗州歸奏圖記皆稱旨修國子監書板精校讐上深眷顧之一日召臣縉至内殿詔之曰禮曹有獄恐累而兄今出之為應天教授勿以官為小京學也行當大用之時縉叩頭謝翌日遂有是命詔皇親子弟皆從學居三歲餘以素剛忤權貴人上知其寃釋之先君子朝於

京師詔曰老子以八十之年跋涉江湖遠來見朕父子
至情可不令隨侍耶遂與歸時余先已家居侍暇日尋
舊學如其素志此余兄弟自為知已也其生於僑居吉
文水西金灘祖妣徐夫人鍾愛之敎以木筆畫地亂離
無書太夫人手寫孝經論語古文杜詩教之從族父元
禄學易族父奇之又從學髙公文聲公疾病晝夜侍以
盡其情姑氏良人卒子幼積金委筐篋無數恣所為不
私其一銖為之籍記而付之遇舊館人之喪冒大雨號

哭而隨之十餘里皆其少時天性然也與仁山劉公惠庭相得甚托其遺孤恩若同氣焉居京師時同郡而異縣者吉水四人焉泰和二人焉同釜甑爨余兄焉主之久而無間言篤於友誼不避艱險素善屬文書法精密旣私歎曰吾豈與賢弟爭能哉遂絶筆不爲嘗視一世嘗語余曰惟賢弟知我餘子皆碌碌耳爲人雄傑有威嚴善談論喜於用兵不如其志焉余家世居鴈門唐天寶中祖禹始遷居江右廬陵高祖莊山宋國學進士曾

祖辰峯元永豐縣簿祖進士太史忠節竹梧娶歐陽氏
子男一人莊春永樂乙酉以能書舉與天下士試禁中
上親擢第一俾肄業於翰林女八人長適東溪彭懷次
桑園周恂次城南藍謐次螺陂蕭肇敏次槎溪周光華
皆名族餘幼在室孫男榮宗孫女一人先兄字大經晚
號滄江曲藝無不通尤邃數學嘗曰吾壽止六九已而
果然永樂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以疾終塟東山仰天湖
人形兹述其行求立言君子哀而賜之銘焉

東門嶺上處士徐君奇峯行狀

先公遺亂世後再造厥家所與維持成就者異姓第一人徐君奇峯也君諱麟號奇峯系出金陵南唐中書侍郎上饒𤋮公遜五男子皆居吉水東門合水焦源三族尤盛君之族在宋季又以孝子顯名至君之祖林隱家富累萬忠厚長者先祖妣太夫人其季女也擇壻得先祖清苦儒者林隱生日諸壻親戚具牲酒服玩獻甚都林隱不一顧惟索先祖詩手探其懷中出之朗然誦喜

見鬚眉諸壻親戚咸有愧色座中人皆激勵知儒者之爲可貴而諸子皆深務學焉君之父仁本早卒母劉氏守節教之與余居相邇也先祖妣常維持之林隱在時先祖妣事重闈高祖妣鄧氏太夫人尤嚴難事祖妣獨得其歡心林隱雖一飲食必分遺其女然必先饋其重闈先祖妣視重闈食已乃敢食林隱沒君母子繼之亦然後遇亂先祖死節先公在元都未還君奉先祖妣一家避地三年先公始歸後復業築居至再與先祖喪塟

皆君與子子明主之先公被召留京師中更亂離客於外妻子衣食計皆君父子維持之太夫人具甘旨家兄業詩書君之用其誠有古人之所難也且其時有噗亂賊害君者聞其行賊亦為之不忍責噗者甚辨焉於戲君其他行義固多即其施之余家余耳聞目見甚詳且實豈不可為人激勸哉使世之人親兄弟同父母能若徐君之於先公也豈有參商鬩鬩之患哉雖然林隱公忠厚之風愈可見其厚矣君常推擇為縣從事佐縣令

費侯震遠有惠及人交朋友和以正喜賓客悅慷慨歲時具觴宴余嘗侍執事覩其談笑豁如也初遣子畊從勤愿王先生學所以奉事之如嚴君後余叔祖季通主其家子畊二子從學所以奉事之如勤愿此予所親見也君之配姜氏尤賢如君之志所以經紀余家者君思慮有不足之處宜人補益為多撫余兄弟如子焉子畊入縣庠從先公學成充貢為太學生分教山西擢為廣東縣官有政聲君往視之至今兩處人猶能道君父子

之賢也卒以洪武丙寅墓在所居之西君既沒之二十有七年而其孫廣成為冬官主事歸鄉與相見道其舊故將求為文以表於君之墓余具道其卓行於異姓兄弟猶始終恩愛如此為狀未嘗一字謬為文與傳者可以徵之也

文毅集卷十一